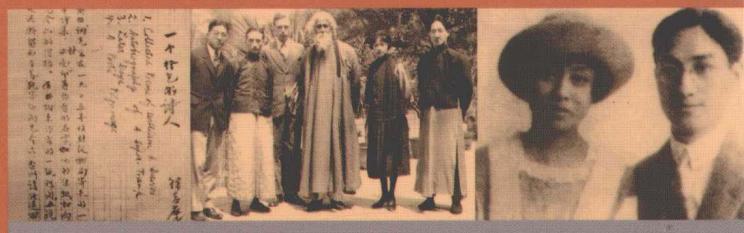


徐志摩

■ 范銘如 主編 ■ 洪淑苓 編著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 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三民書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徐志摩 / 范銘如主編;洪淑苓編著. —初版一刷.
—臺北市：三民，2006
面； 公分.—(二十世紀文學名家大賞 / 02)

ISBN 957-14-4535-5 (平裝)

848.4

95007236

三民網路書店 <http://www.sanmin.com.tw>

◎ 徐 志 摩

主編者 范銘如
編著者 洪淑苓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 (02)25006600
郵撥 / 0009998-5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初版一刷 2006年5月
編 號 S 833340
基本定價 伍 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57-14-4535-5 (平裝)



徐志摩



↑徐志摩（二〇年代）

出國留學、遊歷歐美、離婚又再婚、文學志業開展，二〇年代的徐志摩正值人生的黃金時期，意氣風發，也飽嘗感情的風雨晴陽。他的神情儒雅又自信。（《20世紀中國文藝圖文志》散文卷，p.57，瀋陽出版社）



徐志摩

一个行乞的诗人

徐志摩

1. Collected Poems of William H. Davies
2. Autobiography of A Super-Tramp
3. Later Days
4. Poetry Pilgrimage

蕭伯訥先生在一九〇五年收到從郵局寄來的一
本詩集，封面上印著作者的名字，和他的住址，和內
完全以的價格。蕭伯訥來作者的一紙裡間，說
他為顧慮那本書，就寄回兩先令六亞洲請他退回

↑徐志摩手跡〈一個行乞的詩人〉

徐志摩〈一個行乞的詩人〉發表於一九二八年五月，《新月》一卷三期。內容係介紹英國詩人惠廉·苔微士（William H. Davies），苔微士腿殘，生活於下層社會，流浪度日，乞討為生，但作品充滿自尊自信，獲蕭伯訥賞識。《新月》為徐志摩等人創辦，徐志摩自己努力寫稿，也經常撰文介紹西洋文學與作家。（《20世紀中國文藝圖文志》散文卷，p.60，瀋陽出版社）



徐志摩



←《落葉》封面

徐志摩第一本散文集《落葉》，一九二六年六月北京北新書店出版。收錄〈落葉〉、〈話〉、〈論自殺〉、〈海灘上種花〉等八篇散文，大多是演講詞。
（《20世紀中國文藝圖文志》散文卷，p.58，瀋陽出版社）

→《巴黎的鱗爪》封面
徐志摩《巴黎的鱗爪》，收錄〈巴黎的鱗爪〉、〈翡冷翠山居閒話〉、〈吸煙與文化〉、〈我所知道的康橋〉等十篇散文，這些作品大多文詞華美，感情濃郁，堪稱名篇。本書並附翻譯小說二篇。（《20世紀中國文藝圖文志》散文卷，p.59，瀋陽出版社）





徐志摩



↑徐志摩與張幼儀

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徐志摩與張幼儀結婚。一九二二年三月，兩人在歐洲協議離婚；十一月六日，回國後在報章刊登離婚啟事。在這段婚姻中，張幼儀一直努力扮演賢妻良母與孝媳的角色，奈何徐志摩以「自由之償還自由」的理由和她離婚。張幼儀離婚後仍自立自強，後來成為成功的女企業家。（《百年家族——徐志摩》，立緒出版社。）

→徐志摩與陸小曼

徐志摩與陸小曼兩人狂熱追求愛情，經歷一番波折，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三日結婚，有情人終成眷屬。兩人都熱愛藝術文學，記載兩人戀情的《愛眉小札》、《眉軒瑣語》與《小曼日記》，內容十分動人。（《20世紀中國文藝圖文志》散文卷，p.63，瀋陽出版社）



叢書總論

史記新編

白話文學是中國追求現代性過程裡重要的媒介，也是最顯著的成果之一。隨著現代化需求的加速，中國的知識分子先從科學、技術、制度、機構等等洋務運動的推動，再到西方文明文化思潮的翻譯學習，乃至於對中國傳統進行全面性反思，一系列革命性的變革，自十九世紀中葉發軔，直到二十世紀上半部仍然方興未歇。中國現代化的歷程中觸動傳統思想與文化體系的革新機制，表現在文學層面上，最明顯的就是文學形式與內涵的劇烈變易。不論是語言文字（文言、白話、外來語），抑或是文類（詩歌、散文、小說、戲劇）以及藝術技巧（寫實主義、浪漫主義、象徵主義）各方面，都開展出具有現代意義的優異成績。這一批歷經現代化狂潮的知識青年，憑仗手中滿溢著救亡圖存熱情的筆桿，寫下中西文化碰撞、新舊秩序轉型時關於國家民族走向的辯證權衡，各種社會現象的觀察針砭、文藝發展理念與實際操練的磨合問題。其中，置身紛亂動盪時代裡個人身分處境的摸索抉擇，甚至生命情感的壓抑抒發，更成為作品裡動人心弦的主題。

從清末至民國，白話文學以及其中寓含的革新、異議精神連綿不絕。現今我們

慣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愛國運動同時作為現代白話文學的起點，乃是取其象徵性的時間意義。事實上，五四運動只是中國現代化進程裡一個承先啟後的顯著里程碑而已；新文化的醞釀萌發自有其細膩輾轉的過程，而白話文學的發展流變，當然也是在二〇年代才透露端倪。有鑑於此，本套叢書不以五四之後的作家作品為限，還追溯至二十世紀以前即大力、長期呼籲文化文學革命的梁啟超。這樣的作法，希望一方面強調時代思想變革的漸進式歷程，一方面以梁啟超具備的傳統士大夫及新式知識分子的雙重典範，彰顯現代文學傳統裡新舊文化銜接合流的特質。

整體而言，選入《二十世紀文學名家大賞》的作家都是在現代文學創作上具有獨特貢獻，並且持續保有文學影響力的大家。他們的成就不僅早在文學史上獲得肯定，他們的作品也一再地被選入各種版本的教科書與文學讀本中。一談起新詩，我們總是再別不了徐志摩、聞一多以及戴望舒；一想到散文，腦海裡立刻浮現朱自清、夏丐尊、許地山和梁啟超的背影；提及小說，魯迅、郁達夫和蕭紅的吶喊猶在耳邊。透過文學，他們或者傳達個人對家國社稷的企盼與關懷，又或者抒發個人真摯的情感來表現中國人的現代精神。有的作家個性強烈率直，有人委婉節制；表現於文采上，典雅瑰麗或是質樸清華亦各擅勝場。這些作家作品各因其耀眼的特質，成為文

學史上不可或缺的扉頁。

但是耳熟能詳不代表全面理解，有時反而會淪為想當然爾的片面化、刻板化閱讀習慣。此外，兩岸長期以來因為政治體制與文化體系的不同，對作家的評價或作品的評論產生極大的落差，政治立場雷同的大力吹捧甚至神格化，反之則將之醜化甚至從史料中除名，不然就是選擇性地介紹特定類型的作品。這樣的詮釋偏見隨著兩岸的開放交流、文史學者們不斷地辯論修正後已經獲得長足的改善。然而，學術層次上推展出來的看法落實到中學教育層面上的改變，原本就需要長時間的轉化。

文學教改的時程卻在當前環境的挑戰下愈顯急迫。姑且不論傳播娛樂的多元刺激或功利導向的社會價值導致文學人口的快速流失，時代的推移不但使得歷史情境、文化脈絡越來越疏遠陌生，連當初所謂的現代白話語彙到今日都有些像文言文那樣的艱澀難懂。在這種種不利的因素下，青年學生即使有心學習也可能不得其門而入。

《二十世紀文學名家大賞》叢書的策劃就是希望能夠以更當代、更全面的選介評析引領年輕學子進入現代文學的殿堂。十位負責編選執筆的專家都是全國各大學中文系所裡的資深教授：洪淑苓教授（臺灣大學中文系）、張堂鑄教授（政治大學中文系）、許琇禎教授（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語教系）、陳俊啟教授（東海大學中文系）、

廖卓成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教系）、趙衛民教授（淡江大學中文系）、劉人鵬教授（清華大學中文系）、蔡振念教授（中山大學中文系）、賴芳伶教授（東華大學中文系）。不僅學養豐富，對於學生知識上的不足與誤解也有長期的觀察了解。本叢書除了對作家廣為傳誦的經典及創作特色再予以深入並系統化的賞析之外，還希望呈現作家更多的文學面向，在讚揚他們的藝術成就、人格道德或時代洞見之餘，也不諱言他們書寫、個性或思維上的局限。回歸到文學的、文化的、人性的、生活的層面，更可深刻地體會到他們如何在紊亂脫序的年代中搏鬥掙扎、矛盾挫折，對於他們的作品也才能夠給予較客觀的評論。

這套叢書以每位文學名家為單獨一冊。每一本作家專輯以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為主，每篇作品輔以注釋和賞析，前後則以綜論作家生平與文學風格的〈導讀〉一篇，以及條列式的作家大事〈年表〉。篇幅所致，選入的作品以短篇為主，中長篇則為節錄；另外根據每位作家的藝術表現，對於不同的文類也有不同的比重安排。此套文學大系的出版，三民書局龐大的編輯群們功不可沒。最必須感謝的還是在繁忙課務及研究中還特地抽空耐心編寫專卷的每一位學者。你們的熱忱，讓二十世紀的文學源流汨汨地導入新的世紀。

導

讀

徐志摩

提起五四時代，我們彷彿看到繁星滿天。五四人物個個才華洋溢，意氣風發，他們掀起思想的新潮，有的投入社會運動，有的打造文學殿堂，不管在哪個場域，他們似乎都活得興味淋漓，形塑了新時代知識分子的風範。

若問：這其中誰最偉大？也許大多數人會選胡適。但若問誰最令人懷念、神往？那一定是徐志摩穩坐寶座。

在「五四」的天空裡，徐志摩就像超級明星那般耀眼醒目，這不只因為他那轟轟烈烈的婚姻和戀愛故事，也不只是因為他英年早逝，而且因飛機失事而亡，就像一顆彗星，撞上山頭，火光滿天，引起人們的喟嘆——人們知道他、記得他、喜愛他，甚至崇拜他，完完全全都是因為他單純而熱情的個性，他對愛、自由與美的追求，撼動了多少人的心靈！

一、「五四」最亮的一顆星：徐志摩的少年時期與最初的理想

徐志摩（一八九六——一九三一）浙江海寧人，一九一九年畢業於美國麻州克拉克大學，一九二〇年獲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又曾留學於英國康橋；返國後歷任北京大學、上海光華大學、南京中央大學等校教授，講授西洋詩歌、西洋名著等課程。曾主編北京《晨報·晨報副刊》，創《晨報副刊·詩鑄》週刊、《晨報副刊·劇刊》週刊等，與胡適、梁啟超、林長民等創立「新月社」，並籌辦《新月》月刊、《詩刊》雜誌。徐志摩為五四時代新文學作家之一，他的詩情感豐沛、旋律流暢、辭藻優美，具浪漫主義的特色，也是新格律派的典型詩人；他的散文亦有華麗濃郁的風格，借用他自己的文章篇題「濃得化不開」是最好的寫照。徐志摩與張幼儀、林徽音、陸小曼的婚戀故事在當時鬧得轟轟烈烈，也成為後人談論的題材，但他一生追求愛、美與自由的理念，則為多數人所認同。徐志摩以英年之姿猝死空難，留給親友無限哀思，也構成他傳奇的一生。著有詩集《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遊》；散文集《落葉集》、《自剖集》、《巴黎的鱗爪》、《秋》以及小說、劇本、日記、書信、譯文等多種。

志摩是徐家的獨子，父母與家族長輩莫不寄予厚望。徐家是當地的殷商，因此徐父對志摩未來的期許，也是希望他繼承衣鉢，並發揚光大，在經濟或法政方面可以發揮長才。如同他在詩集《猛虎集》的序文中說：

在二十四歲以前我對於詩的興味遠不如我對於「相對論」，或《民約論》的興味。我父親送我出洋留學，是要我將來進「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個中國的 Hamilton！在二十四歲以前，詩，不論新舊，於我是完全沒有相干。

Hamilton 是美國著名政治家，聯邦黨領袖，首任財政部長；由此可見，少年志摩所關心的，不是文學藝術，反而是社會政治。

二、康橋是尋夢的開始：徐志摩的康橋生活

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志摩渡過大西洋，來到英國，留學於康橋大學，至一九二三年八月啟程返國，時間只有短短的兩年，但卻成為他一生中最關鍵性的兩

年。

在這兩年的留學生活中，志摩廣交社會名流，吸取西方人藝術的精華，而其中又以羅素 (Bertrand Russel, 1872–1970) 對他的影響最大。

羅素是英國著名反傳統的哲學思想家，他對志摩的影響有兩方面，第一是對社會政治的看法，主張堅持自我的理想與自由主義思想；其次是人生觀的啟發，羅素相當重視愛之渴望、知識的追求，以及對人類苦難的極度同情這三種激情，而這也都啟發了志摩，使他以追求愛、美與自由為畢生職志。

志摩在康橋結識的名士文友當中，中國友人方面，有陳西瀅、林長民等，前者是志摩的好友，介紹他認識許多英國名人。後者比志摩年長，但兩人卻是忘年之交，志趣十分相投；志摩也因此結識林長民的女兒林徽音。英國方面則有作家狄更生 (G. L. Dickinson)、威爾斯 (H. G. Wells)、藝術家傅來義 (Roger Fry)、漢學家魏雷 (Arthur Waley) 等，都是當時赫赫有名之士，也可以說是精英分子，他們各有所長，文采風流，口才便給，大大打開了志摩的人生視野。

志摩真心喜愛康橋的環境，尤其是康河沿岸的美景以及悠閒的生活情調，在在他享受自在自得的樂趣。在康橋的歲月，他開始寫詩，關心文學文化的議題，成

為一個不折不扣的風雅文人。在自然與人文雙重的薰陶下，康橋始終是他魂縈夢牽的心靈之鄉。如同他後來在一九二六年發表的〈吸煙與文化〉一文中說：

我在康橋的日子可真是享福，深怕這輩子再也得不到那樣蜜甜的機會了。我不敢說康橋給了我多少學問或是教會了我什麼。我不敢說受了康橋的洗禮，一個人就會變氣息，脫凡胎。我敢說的是——就我個人說，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我的求知慾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的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的。

三、「新月」時期的人生歷練：徐志摩的文學志業與婚姻故事

一九二二年是志摩生命史上重要的分水嶺，他自英返國，除了頂著「歸國學人」的光環，也背負了「離婚」的罪惡，但在文壇上他仍有廣闊的天地可以開創，以下就接著看他在詩歌與文化事業方面的發展。

志摩在文壇交遊中，最有關聯的三位師友是：晚清文學大師梁啟超、「五四」導師胡適與諾貝爾文學家泰戈爾。

自少年時代起，梁啟超就是徐志摩的偶像。一九一八年，在張君勸的引薦下，志摩拜梁啟超為師，內心既欣喜又惶恐，此後對梁啟超可說崇敬萬分，連離婚、再婚都向梁啟超稟報，希望獲得老師的諒解。一九二八年歲末，梁啟超病危，志摩還特地從上海趕到北京會晤，並於翌年元月十九日，梁啟超病逝後，與胡適等人為梁啟超辦理喪事。

志摩與胡適，算得上是好朋友、知己。胡適極為欣賞志摩的個性，認為他是個真誠、風趣、熱情的人，把週遭的朋友都「黏」在一起。志摩驟逝，帶給胡適莫大的感慨，從追悼的文章中，可以了解胡適對志摩的關愛與懷念。

志摩與泰戈爾是段特別的交遊。泰戈爾是一九一三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當時中國文壇對他十分好奇，因此泰戈爾有意訪華的傳聞，造成轟動。志摩十分熱心促成此事，同時也自告奮勇要當泰戈爾的陪同與翻譯人員，兩人因此締結深厚的友誼。

志摩回國後，除擔任教職外，參與報刊編輯，發起文學社團，活躍於文壇，這都是使他愈加意氣風發的因素。他接辦北京《晨報·晨報副刊》，創立「詩鑄」、「劇刊」專欄，都是想要實現他的文學理想，開創他辦報的獨特風格。一九二五、二六這兩年的編輯生活，他結交了聞一多、朱湘、張嘉鏞、余上沅等文友，對於新詩創

作試驗、推廣現代戲劇，都有明顯的成果。著名的「新月社」，也是由志摩提議成立的，一時之間，北京名流與文友往來聚談，好不熱鬧。泰戈爾訪華時，新月社還排演了泰戈爾的劇作《契特拉》以示歡迎之意。北京的新月社參加者有志摩、胡適、梁啟超、張君勸、徐申如、黃子美、林長民、陳西滢、林語堂、王賡、余上沅、凌叔華、林徽音、陸小曼等，聞一多也參加了一部分活動。北京新月社並不是組織很緊密的文學社團，相反的，卻有著自由風格，後來因故結束，待志摩等人到上海，又成立新月書店，發行《新月》月刊，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下可貴的成果。

在個人的愛情與婚姻經歷上，大家眼中的徐志摩是個浪漫多情的詩人，他接受父母之命，與張幼儀結婚，卻又與林徽音有戀愛的傳聞；他離婚後，林徽音已在父親安排下，與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訂親。最後，志摩追求王賡的妻子陸小曼，待其離婚後，兩人結婚。

這兩段感情，與林徽音戀愛的部分，似乎遮遮掩掩，很多都是後人的揣測，林徽音本人也從未承認過，但仍然為人談論不已；與陸小曼的婚事，則鬧得滿城風雨，志摩的《愛眉小札》、《眉軒瑣語》，陸小曼的《小曼日記》等書信、日記，已明白顯示兩人的熾熱情感，遑論當時與後世的一些流言、傳聞！直到他死後，親友懷念他，